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

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

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郅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

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

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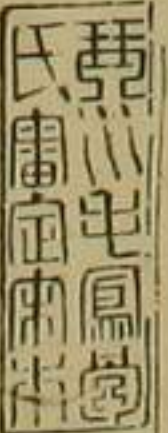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

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

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翽索應劭曰

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鄆潁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

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

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

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潁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

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

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

府錢借民比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

弗予徐廣曰訟音公駟案如淳曰訟公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鼃錯為太子

家今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

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潁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劫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

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

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鼃錯因言楚王戊往為年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

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各膠東濟北之屬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驪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

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

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

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

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

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

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翽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一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音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博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一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常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爲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益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益為太常。吳

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益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益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益。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益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益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

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

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

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

徒自損

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

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

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

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



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  
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  
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  
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滯亂天下錢也

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上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  
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

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

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音徒屬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

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海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吳王

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

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

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

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

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

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

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

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

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表益論文作  
益錯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邵陽侯省音所幸反能薄賦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益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表益邪

史記一百六

魏其侯傳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表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榮湯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

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

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

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

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

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作恬又昌兼反又常牒反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難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愴也

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

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

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

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盂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儲眾名法王太后賢之徐

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

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封蚡為武安侯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

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

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

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

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

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

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

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

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儂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由柄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

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厲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

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

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

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

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

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

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灌夫亦倚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

灌夫亦倚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持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郅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時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郅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

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

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

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

畱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

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今守官也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

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

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贊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對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封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挽頭於車轅下隨  
母而已贊曰小馬在轅下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  
義曰秃

老公言嬰無官位拔援  
也首鼠一前一卻也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  
解釋為喜樂邪夫

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  
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買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讐欺諷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淳曰  
大行主  
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  
漢書音義曰以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  
年亦非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恚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  
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  
疑非十



二月也。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

漢書音義曰：言紛號呼謝服罪。

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徐廣曰：紛疾見。

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襟

瑜入宮不敬。

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徐廣曰：建元二年。

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

竟

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音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一百七終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魏川宅鳳園  
氏雷同開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穎之間也後徙雒陽嘗受韓子雜

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

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

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

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

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始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

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

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繫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



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丑亞反鄙縣徐廣曰：侘一作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遣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

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

不足以為疆自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衛風之末力不能漂

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

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

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

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

驍勇也老六搏之泉也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

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



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  
重於是時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  
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問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  
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  
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  
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  
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  
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  
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  
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  
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  
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  
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大略智足以  
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  
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  
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  
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  
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  
龍音龍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  
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



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卒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忠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史記一百八

西川中鳳堂氏書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西川中鳳堂氏書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授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



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虜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離者也文穎曰離易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離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

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

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臂如淳曰臂如後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

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

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

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  
 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將軍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圓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  
 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郡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  
收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  
 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  
 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  
 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  
 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繫匈奴廣數自請行



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  
 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  
 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  
 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  
 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  
 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  
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  
 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  
 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  
 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  
 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  
 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  
 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  
 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  
 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伐郡太守  
 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  
 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  
 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符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于姓寧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徐廣曰公劉九世孫復居于徐廣曰公劉九世孫豐鄩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豐鄩而東徙維徐廣曰公劉九世孫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

齊

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徐廣曰在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西有縣諸緄戎翟獯徐廣曰在天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徐廣曰後更名鳥氏徐廣曰在安定胸衍徐廣曰在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徐廣曰後更名  
臨晉在馮翊

鳥氏

徐廣曰在安定

胸衍

徐廣曰在

之戎

而晉北

有林胡

樓煩之戎

之戎

之戎



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服虔曰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音白浪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

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音子華反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壅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曰頭曼韋昭曰音臚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爲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

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

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

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

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

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

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

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

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

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居

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

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唐千餘里

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

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

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

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

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

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

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

施徐廣曰在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

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

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論文作別離分



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  
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云音鹿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作諸故常以太子為  
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其後有  
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羌而  
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羌而  
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  
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漢書  
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  
中皆會祭處蹄音帶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  
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  
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遐落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日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  
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  
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



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女公主爲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什中之一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湩乳汁也音都奉反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

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喋音謀利口也而佔佔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當所益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籠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



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

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鮮侯

自丁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柱安定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

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召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

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

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

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

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

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

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亡萬民之命

離兩王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三已和親兩王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關音榆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

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

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

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檎金

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

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

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

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二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云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裕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音蘭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儻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

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



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白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木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屠休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



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畱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畱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大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主客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徙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

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子北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

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倔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譎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見漢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  
殺吾貴使者乃畱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  
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畱匈奴三  
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為單于年  
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  
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  
盡畱漢使漢使畱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畱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敷築受降  
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

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  
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  
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  
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  
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  
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  
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  
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响音鈞又音吓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  
至廬响音懼匈奴地名又山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  
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  
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  
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傳曰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  
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  
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杵將軍數出西河與强弩都尉會  
涿涂山徐廣曰余作斜音邪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  
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  
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强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  
因杵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  
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作斜音邪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  
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  
并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乃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高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  
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杵救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



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

徐廣曰徼音枝而務譚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詩云彼將率席中國廣大

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一百一十

西川忠鳳堂氏肅園藏

史記百一十一

西川忠鳳堂氏肅園藏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

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王子襄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

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

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火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

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

居室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

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

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年季須坐姦自殺無子姪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姪之乃使

及古周



人捕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  
郎公孫敖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  
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  
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  
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  
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  
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  
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

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  
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  
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  
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  
為邊害張晏曰從竄夷借兵鈔邊也故典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  
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  
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封蒲泥破  
符離晉灼曰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  
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  
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其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  
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類曰音組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

青臣青子在疆綵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速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窳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



大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右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也。閔，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當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

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

為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

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

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

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

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

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

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

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

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

盤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濮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取

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王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

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為號校尉句王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號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合  
騎侯敖坐行畱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  
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遇由此驃騎  
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  
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  
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  
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  
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  
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潔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

文穎曰胡王名

為下麾侯鷹庇

徐廣曰一篇告

為輝渠侯禽黎為河綦侯

徐廣曰禽一作鳥大

當戶銅離

徐廣曰一作稠離也

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

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

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

晉灼曰獍音欺譙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

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

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

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

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畱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

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



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王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軍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

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不得單于頗獲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顏山趙信城徐廣曰賓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

曰王一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

平大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

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

曰一作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陸

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

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

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

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

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二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

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定令今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

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

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

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

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

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

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



義行剛曰景關土服遠曰桓子嬭代侯嬭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嬭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伐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

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

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

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

軍有功封為南笏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

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大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

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大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

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姁徐廣曰陽石一

邑為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室事景帝至武帝立

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從三歲為將軍從

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將軍公孫

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

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



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杵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杵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大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邯鄲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出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冢在漢中將軍趙食其殺裨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頡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



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  
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  
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  
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  
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  
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將軍  
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  
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  
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  
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  
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

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  
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  
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  
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  
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  
將如此



史記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菑川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皐免家貧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  
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  
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  
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以嘗西應命以不  
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  
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策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  
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  
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  
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王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  
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  
中徐廣曰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常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  
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  
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  
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木非不能得一也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  
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

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  
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  
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  
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  
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  
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  
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綱案漢書高成之平津侯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  
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  
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  
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  
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  
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自治  
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  
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  
厲賢子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駕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  
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  
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  
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  
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

德

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不得也令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

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漢書

曰年八十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  
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  
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  
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書  
不召資用乏畱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  
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

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

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

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

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

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

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

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

澤徐廣曰瓚其地多一作斥鹹鹵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

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睡

徐廣曰睡在東萊音絕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二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

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

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

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

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

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



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  
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虞易乃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故尉佗  
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  
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  
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  
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  
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  
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  
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  
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  
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  
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  
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  
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  
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  
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  
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  
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  
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

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



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渠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並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羗焚略滅州如淳曰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劔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它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



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  
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  
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  
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  
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  
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二十  
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  
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  
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  
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能脫  
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  
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  
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  
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  
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  
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  
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  
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汶孔車徐廣曰孔車汶  
人也沛有汶縣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二年八十年也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太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后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

以

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林初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

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

遠迹羊豕之間

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

非遇其時焉



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矣漢之得  
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  
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  
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  
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  
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陀列傳第五十三

禹川中鳳臺氏國南甯

南越王尉陀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

南越也。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

也。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也。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

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

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

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

欲興兵，絕新道，自備侍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

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行南海尉事，囂

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盜兵且至，急絕道聚



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為

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變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

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大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已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

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

此時閩越

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聞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  
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  
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  
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  
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  
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  
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  
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  
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壘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特取  
邯鄲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及即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爲后興爲嗣  
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  
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

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  
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  
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  
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  
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  
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  
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  
皆畱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  
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  
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其居國中甚重  
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



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特使者為介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昭曰縱撞也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郊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治反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

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為校尉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



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

樓故號曰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

匯水徐廣曰一作溇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

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

通廣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

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

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

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

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

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

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

營中犂曰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目為遲且謂待明也呂嘉建德

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

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

海常侯徐廣曰南在東萊越郎徐廣曰表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曰蒼梧

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自定屬漢

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戈船下厲將

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

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陀

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陀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

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

徵自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



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史記一百二十三

華山堂藏書



二ノ下、